

海南出版社

一个巨人的背影

……

别了， 格林斯潘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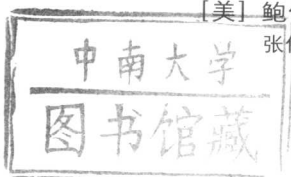
[美] 鲍伯·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著



别了，格林斯潘

一个巨人的背影

[美] 鲍伯·伍德沃德 / 著
张传军 刘燕娜 / 译



海南出版社

VAP13/1201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By Bob Woodward

Copyright © 2000 by Bob Woodwar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hina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3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大苹果著作权代理公司安排

Simon & Schuster 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3-2002-4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了，格林斯潘 / [美] 鲍伯·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著；张传
军，刘燕娜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8

书名原文：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ISBN 7-5443-1081-7

I. 别... II. ①鲍... ②张... ③刘... III. ①格林斯潘-生平事迹 ②经济
发展趋势-研究-世界

IV. ① K837.125.34 ② 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446 号

别了，格林斯潘

作 者：[美] 鲍伯·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译 者：张传军 刘燕娜

责任编辑：刘 靖

装订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鹏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宏伟胶印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9.75

字数：150千字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5443-1081-7/F·92

定价：24.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570216

再见，格林斯潘

许知远

1999年，ABC电视台开办了《公文包线索》栏目。他们的设想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那天，通过观察格林斯潘的公文包是鼓是瘪来揣测利率的走向——公文包若是鼓的，则说明他准备了大量材料，费了脑筋，利率可能变化；若是瘪的，意味着他相当轻松，利率可能不变。节目制作人还会根据当天格林斯潘的表情决定节目的主题音乐——若我们的主席信心十足，将配上《大人物先生》；若是神情谨慎，则换成《碟中谍》的主题音乐……

这则故事如今读起来像是陈年往事。格林斯潘没有变，他依旧还是那个每天早晨5:30起床，在浴室里阅读写作，有着棕色眼睛、富有个性的圆鼻子、皱纹深深刻入额头的老人；接受国会质询时，他依旧用如此啰唆、冗长、含混、略显紧张的语调回答问题……他依然是个大人物，尽管他被一些人攻击应为泡沫经济负责，但即使《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也仍承认：“他是伟大的舵手。”肯定的是，他已经没有三年前那样大了，那时候所有的电视台是格林斯潘台，所有人都是格林斯潘迷。鲍伯·伍德沃德就是在那一时刻推出了他的《别了，格林斯潘》。

在这本并不厚的小册子中，《华盛顿邮报》的助理总编辑

展现了他自 1972 年水门事件以来就表现出的卓越素质——严谨的调查、深入内幕、流畅的写作、充满轶闻趣事。这些突出的优点使伍德沃德成为过去 30 年间，最引人瞩目的记者，他每两三年出品的一部著作，毫无障碍的登上畅销书榜，最近的是《布什的战争》，它揭露了其他记者最巅峰时刻也无法实现的梦想——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核心人物与事实。

但这种优势却最终无法弥补伍德沃德的致命缺陷——缺乏分析能力。他遵循着一种业已过时的新闻观，即新闻记者只能描述他看到的一切，却禁止尝试做出主观判断。于是，读者很容易迷失在他提供的常常兴味盎然的细节中，却看不到更为全局性的描述。对重要人物的描述，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华丽的赞美。

在某种意义上，伍德沃德不过是强化了整个 1990 年代人们对格林斯潘所怀有的普遍性情绪。这个讲话永远含混不清、严重谢顶的人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他还是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的困境，在 1994 年至今一连串的经济恐慌中，他的强悍与精明都扮演了救护者的角色。在 9·11 发生前，人们相信经济力量正在取代政治成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格林斯潘无疑正是这场伟大戏剧不动声色的指挥者，其专业程度大大超越青年时代钟爱的萨克斯风。

亨利·基辛格主宰了 70 年代的美国政治风尚，罗纳德·里根将 80 年代的白宫演变成好莱坞的名利场，而格林斯潘则使 90 年代成为一场盛大的资本主义狂欢。在这个极尽制度化的时代，他依靠个人判断而非集体智慧来决定美国经济的走向，手段常常粗暴简单。就像他年轻时的偶像爱因·兰德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一样，成年的格林斯潘稳健地将世界经济当作自己手中的玩具，尽管他是自由市场的推崇者，却依靠一

次次果断的干涉行动而获得了最终的声誉与成功。

而公众再次被证明乐于被强力人物所控制，他们大可不必了解中央银行的操作过程，更不需知道格林斯潘已经犯下的错误，他们只用坚信格林斯潘会带来好日子就够了。就像《名利场》杂志所说：“时代越繁荣，迷信就越容易出现。”在冷静的金融家的面具背后，是拿破仑与丘吉尔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但如今，时代的风尚变了，纳斯达克的崩溃、9·11带来的全球化危机，90年代的乐观气氛消逝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1975年的论文比席勒更具先知性的声称，当环境改变时，人们的行为将同样改变，他们在过去的行为准则对于未来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像历史中所有的大人物一样，格林斯潘先生缔造了一个时代，但这辆时代列车却突然掉转方向，我们的列车来不及、也不大可能掉转思维。

我们可能正在面临一场经济学思想的革命。类似的革命曾发生于30年代，凯恩斯背叛了古典主义经济学，接着发生于70年代，芝加哥小子推翻了凯恩斯学派，如今它可能再次发生。他们惟一的共同点是，旧有的思维失效，你必须做出新尝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经济学标准混乱得可笑，它没有清晰的对错之分，经济学家只能努力寻找这个时代更适合哪种理论。也因此，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人物往往并非是依靠学术天才，而是他的政治能力，他能否捕捉到那个时代风尚。并非超一流经济学天才的凯恩斯却是超一流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魅力吸引追随者、打动罗斯福；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这样的天才，他知道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解释他的学说，并让年轻的天才们俯首称臣；格林斯潘的经济学见解远逊于前两位，但却是一位更了不起的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寻找平衡，如何让从总统到普通投资人都心悦诚服，他的神秘与冗

长的语言都为他披上一层迷人的光环……

尽管美国经济在过去一年中的良好表现，证明了格林斯潘手中惟一挥舞的“利率”的宝剑仍未失效，但他的不可质疑的光环正在消退，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位 77 岁的老人是否应该再度执掌美联储，他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 16 年，即使最为天才的人物也终有失误，况且他的身体状况会逐渐成为更为严重的市场忧虑。

没有神话的生活令人乏味，但在神话中沉浸得过久则会遭遇现实的挫折。我们的确到了应该走出格林斯潘光环与阴影的时代。没有理由对后格林斯潘时代表现出过多的忧虑，毕竟那个 1987 年的格林斯潘在上任之初并未表现出多么的与众不同。但很遗憾的是，鲍伯·伍德沃德不善于做出这种更为清晰的分析，他仍陶醉在格林斯潘神话中不能自拔。

前 言

2001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他认为在他的任职期间，美国已进入格林斯潘时代。正如1992年的总统选举是关于稳定经济和削减联邦预算赤字，2000年的总统选举集中在如何使用至少几万美元的计划预算盈余。人们对新政府的期望，确切一点就是——维护社会安全，扩展健康医疗，改善教育状况，恢复军队的生机和削减税额——将依赖于计划预算的盈余额。虽然人们对新政府的上述期望能否实现仍需拭目以待，但是每一个人——上至下届总统，下至任何一个普通的公民——从这届总统任期内所继承的经济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格林斯潘红利”的特征。

格林斯潘被推举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任期到2004年。他不仅是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也是未来的核心。他相当坦率地站在新的令人惊异的经济形势面前，这样的经济形势是在他的帮助下奠定起来的，并最终被宣称是经济史上的一个神话。要充分解释这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高记录的就业率，相对低的通货膨胀和高涨的股票市场是不可能的。我写的这篇关于我们如何和为什么能达到现在这种经济状况的纪实，仅仅是我努力的开始。

序

“看，这是会见总统的大好时机，为什么你不过来呢？”

那是白宫参谋长，唐纳德·里根（Donald Leagen）的主要政治战略家，吉姆·贝克（Jim Baker），在1984年夏天发送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的消息。

贝克把这次会见安排在东翼宅邸，这里是商谈机密事宜的地方，可以避开西翼办公室的喧闹和旁人的耳目。沃尔克是一个有点戏剧性的人物，他身高6英尺又7英寸，像塔一样，很难隐藏。在他就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5年生涯中，由于他对节节高升的通货膨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以成为了公众注目的焦点。

沃尔克采取强硬的措施把利率抬高到19%，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这种冷却美国经济的做法已经引发了经济萧条，并强行使数百万人失业。这一切使他成为大街上许多人眼中的恶魔。但是现在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联邦也从表面上实现了价格的稳定。这一切又使他成为别的地方的英雄，尤其是在华尔街。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大约每6个月和总统见一次面。他没少听到那些要求降低利率，去帮助美国经济增长的言辞谨慎的建议。

沃尔克发现只有里根和贝克在东翼的楼下图书馆里。

沃尔克和贝克的个人关系很不错。他们两个都在同一个时代——开放，爱交际的时代——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沃尔克是1949届（享有很高荣誉）的，而贝克是1952届的。他们的母校是他们之间经常的，甚至是饶有兴趣的话题。但在专业层面上，尤其是在利息率问题上，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1979年沃尔克首次被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为美联储主席。1983年，在他4年的主席任期届满时，里根总统看重他在抵制通货膨胀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品德，再一次任命他就任第二届的美联储主席。由于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影响使整个华尔街动荡不安，所以人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刻抛弃他会冒很大的风险。

贝克认为里根应该有他自己的联储主席，也就是说，这个人来自自己的团体，并和他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正如贝克经常提到的那样，沃尔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主党人”，好像这位联储主席是一个反叛型的人物。贝克并不幻想联储主席不被政治颐指气使，或者不屈服于政治的控制，但是他发现沃尔克有点不必要的冷漠和易怒，且不愿意接受贝克偏向的一些被一致认可的问题解决方法。

稍事寒暄之后，贝克就开始提及秋季的大选。里根正努力寻求连任，整个竞选活动由贝克负责。

在提到利息率增加这个问题时，贝克说，他们并不想有任何形式的财政紧缩。他的语气有点强硬，并且在说起即将到来的大选时，他表现得有点自豪。在整个大选中，贝克的主题是“美国的早晨”，他把里根塑造成一个有同情心的、乐观的父亲形象。较高的利息率则不在主题之列。

沃尔克对贝克在如此公开的政治环境下谈论利息率问题感

到有点惊讶。贝克本可以用非常容易的、微妙的、少一些攻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愿望。这位主席惊呆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此露骨的语言，还有自吹自擂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所有的谈论都由贝克一个人发表，里根总统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言论。什么也不说，没有表情地坐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表示反对。沃尔克严肃地注意着所有的一切。真聪明！里根从不说任何事情，保持着不置可否的姿态：我没有强迫沃尔克。但是总统的存在，平静地坐在那儿——超然的，还是忙碌的，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包括贝克在内——这一切都让贝克的言论在世界上有足够的分量。

私下里，沃尔克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有点担心。虽然他认为下一场经济萧条不会很快到来，但是经济增长正在放慢，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他在联邦的下一次行动很可能正是贝克和里根想让他采取的，放松银根并降低利率。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他将要采取的行动，因为他对他们并不信任。如果他说些什么的话，他们就会把它透露给新闻媒体。他们会说，利率将下降。更糟糕的是，联储将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这损害了沃尔克的信誉。

美联储主席阴郁地，心神不宁地离开了白宫。他已经认识到，有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承担压力，并把它埋在心里，然后什么都不要做。在他被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任命为联储主席时，他就已经做出承诺，他必须报告白宫试图影响他的任何意图。他不确定现在的压力是否已达到了他被迫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报告的程度。他决定什么也不说。

对贝克来说，这次会见更多的是像一个日常的讨论会。他可不想让人认为他正给沃尔克施加压力。当然，政府想让利率更低一些。白宫总是想更低的利率。但是联储主席是独立的，

并且，如果沃尔克不喜欢和总统会面，他可以不必露面，或者他可以走出去或者向人们抱怨。但他从未这样做过。

由于经济全面的疲软，沃尔克很快就降低了利率，正如他本来就期望做的那样。11月，里根就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胜利当选为总统。

1985年初，里根任命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为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传统上和联储有重要的联络责任。贝克看到了能对联储的利率政策增加政治投入的另一个机会。虽然联储主席主宰着整个联储的事务，但是他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

联储确定两个短期的利率。稍微不太重要的利率是贴现率，这个利率是联储向其他银行所索要的日拆借利率。虽然它对经济所起到的实际效果很小，但在那时，贴现率是联储惟一公开公布的利率。因此带来的结果是，它的种种变化对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有相当大的心理影响。

要想改变贴现率，联储主席必须让联储理事会的7个成员投票进行表决，并多数通过才行。他的投票只占7票中的1票。

根据法律和宪法的规定，理事会成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理事会的成员任期14年，几乎占去了他们从业生涯的一半。这么长的任期意在使理事会得以摆脱政治影响，但是很多成员厌倦了在这种由主席集中管理的机构里工作，没几年就引退了。因而政府已经在这个7人理事会里安排了很多共和党人。贝克是理事会成员安排的主要负责人，他更偏向安排“里根派”——那些和总统的价值观一致，以前是总统队伍一部分的人。他尤其喜欢那些支持降低利率的人。围绕贝克的财政部的会谈有一个主题：时局正在变化。发给沃尔克的消息则是：领导或是被领导。

约翰逊·马纽尔（Manuel H. Johnson），贝克早期的一个理事会推选人，36岁，是贝克的财政助理秘书，前绿色贝雷帽情报专家。约翰逊曾经对他的上司表示，利息率应当降低，而且联储的利率政策应该同白宫和财政部的协调一致。

1986年，在约翰逊加入理事会不久，他就对沃尔克说他被要求一有机会就投票支持降低利率。“我觉得是被迫去投一票，但我必须这么做。”约翰逊说。沃尔克很震惊，意识到了约翰逊已经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了。

约翰逊对沃尔克透露现在理事会已经有4票，也就是多数赞成降低利率。“我将服从您的意图，”他对联储主席说，“我将服从您的领导。”

这时候，沃尔克反对降息，因为他担心新的通货膨胀。“是贝克在给你施加压力？”沃尔克一边问，一边把脚放到桌上，并点了一支烟。

“我确定吉姆·贝克赞成这事，”约翰逊答道，“他知道我会投什么票。”

1986年2月24日，约翰逊和其他3个理事投票以4比3通过降低贴现率的决定。沃尔克头一回发现自己成了少数派。

“散会，”投票表决后他宣布理事会结束，“你们自己来承担一切。”他起身，重重地摔门而去。由于不会打字，所以回到办公室，他手写了他的辞职信。对他来说，投票反对主席无异于一场直接的叛乱行为，联储坚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种对组织规则的违反令人束手无策。实际上，联储的传统是按照统一意见来处理不同观点和分歧的。如没有达成一致，星期二讨论，星期三讨论，星期四讨论；如果是主席没有同意，那么很简单，他们将无休止地讨论下去。

沃尔克和贝克说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将有一个新的

联储主席了。

“这不算什么，”贝克平静地说，“你有点过分了。”

沃尔克没有持任何异议。作为一个组织的主席，却不能掌控它，那这个主席有什么用呢？如果由别人控制了它的方向，那么领导还有什么意义呢？

贝克本来还想提醒沃尔克，“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7个管理人员，我们不想让主席用命令决定一切，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决议是理事们一次民主的投票结果。”但是贝克尽量克制着没有明显地说出这点。贝克，这个得克萨斯州高级律师，仰坐在他的椅子上，耐心地劝导，动情地说：现实点，保罗，没有人——联储、白宫、华尔街——想看到因你的辞职引起的动荡。

但是沃尔克已经认定那天上午的投票是一场阴谋，是对独立的联储体制中心的打击。他也认为吉姆·贝克一定把这次投票看成是他的重大政治胜利。

贝克又打电话安慰约翰逊。

“你已经做了你能够做到的一切了，”贝克说，“我完全支持你。”

约翰逊明白他和其他几个反叛者被贝克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天下午晚一些时候，约翰逊和其他3个理事成员做出了退让，他们同意在宣告降息之前重新切实考虑取消降息的决定。因为沃尔克的辞职会带来太多的不安定。它将是一个震惊华尔街乃至世界的消息。

而且沃尔克同意留下来，虽然情况会很不一样，他深知里根总统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主席。

“我不相信他们，”沃尔克事后说道，“恢复信任已经是不

可能了。”

吉姆·贝克并不需要一个傀儡，他想要一个共和党人。那也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而是政治家好坏的问题。他也希望联储主席的性情更加平和一些。而沃尔克的暴躁古怪加上他凌驾于政治上的神气是令人接受不了的。

贝克很有亲和力，随时可以和大多数人建立起即时而有的自然的信任。他那信任而又有点玩笑的笑容，加上他一开始对对方的适应，使他很快就可以不费周折地找到与他人的共同点。对一些政治左翼人士，他喜欢骂右翼人士是狗娘养的，甚至至于在交谈中开门见山地骂。而那些和贝克交往的右翼人士则经常听到他骂左翼人士狗娘养的。在大的会议上，贝克有时会恰到好处地与他周围的人眉目传情，以加强和他们的私人关系。

贝克赢得沃尔克的企图没有得逞，所以他的战役继续进行。1986年秋，贝克在走访他的故乡霍斯顿（Houston）时遇到了爱德华·W·凯莱（Edward W. Kelley, Jr.）——一位著名的得克萨斯商人，那人是自他孩提时就结识的。贝克和凯莱在霍斯顿一起长大时，两家仅隔三个街区。他们一起就读于金·凯特（Kinkaid）私立学校，并曾一起打过球，而且自那以后就一直保持着联系。

嗨！你想加入联储吗？贝克问道。

嗯，我很愿意啊，凯莱说。他一生从未修过正规的经济学课程，但他却在哈佛获得了MBA学位。

凯莱很快就接到提名，并获参议院批准。

1987年，沃尔克的第二任期即将届满之时，贝克与总统激烈辩论：“现在该是我们拥有自己的联储主席的时候了，”他说道，“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用。”

那就是阿兰·格林斯潘，61岁，一个外形高大，内心却很低调的纽约经济学家。在福特任职期间，他担当过白宫经济建议委员会主席。贝克认为格林斯潘非常优秀，他观察此人已经十多年了。1975年，贝克任福特政府贸易部副部长时，参加过白宫经济政策会议，会议上格林斯潘的发言既关键又很敏锐。1976年，当贝克负责进行福特的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曾把格林斯潘作为经济发言人带到福特的竞选飞机上。1980年，格林斯潘为里根总统竞选的经济演讲做了突出贡献。

格林斯潘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是1983年他担任两党“社会安全改革”后产生的国家委员会主席。社会改革使社会安全系统重新恢复了暂时的经济清偿能力。贝克觉得这是各方面全体意见一致下巧妙的应运而生的产物，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签了字。贝克还在他自己家亲自主持过两党的秘密会谈。

当贝克1985年离开白宫成为财政部长时，他曾经请格林斯潘帮助他准备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时贝克再次听到了格林斯潘见识广博的建议，并发现了格林斯潘超常的政治敏锐力。

贝克为他自己可以参与第二、第三，甚至第十回合的决策而感到自豪。但是他并没有忽略下一年的总统竞选的重要性。那时他得克萨斯的旧友——副总统乔治·布什将参加总统竞选。选一位共和党的联储主席，尤其是在将来布什当政时，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贝克确信格林斯潘正是他们在联储需要的一个人选，一位绝佳的搭档。

在1987年，里根将前参议院共和党主要领导人霍华德·贝克（Howard H. Baker Jr.）任命为主要官员以挽救其在反伊朗丑闻后的总统命运。霍华德·贝克，这位谦逊、狡黠的华盛顿政

治老手，代表田纳西州（Tennessee）做了18年的参议员。他于1973~1974年间任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副主席，见证了尼克松总统谎言被戳穿，最后导致自身垮台的经过。当他接受里根总统任命成为白宫主要官员时，他要求必须享有参与所有重要的决策以及秘密事件的权利。

得克萨斯的贝克和总统几次讨论将来联储主席人选的决定时，来自田纳西州的贝克也介入进来。吉姆·贝克想要抛弃沃尔克，并且努力推举格林斯潘。而霍华德·贝克和格林斯潘也很熟，关系甚佳。他们俩于70年代在共和党的圈子里结识，并多次一起在格林斯潘弗吉尼亚市郊的私人俱乐部中打网球。

当年春天的一天，两个贝克共同邀请格林斯潘飞往吉姆·贝克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住宅与他们会面。当时，格林斯潘是纽约市的一家私人商业咨询所的老板。

他们只有一个疑问，就是格林斯潘愿不愿意接受任命？

“如果不任命保罗，那我就接受。”格林斯潘回答说。

总统正在权衡他的选择，吉姆·贝克说。他们现在想确定一下，当他们需要格林斯潘时，格林斯潘最好可以立即出来接受任命。

“如果你们需要我，我愿为你们效劳。”格林斯潘说。但他需要他们保证这次会面及话题不要向外界透露。因为一旦透露，他们要更替沃尔克的消息将引起极为剧烈的影响。他说，“极富破坏性，金融市场将引起动荡。”

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说，关于联储主席人选的议题几天后就将提到总统的议程上来，但全部问题的解决恐怕还要一段时间。他们三人一起发誓对此绝对保密。

“很有意思，”格林斯潘坐飞机回家时自言自语地说。他知道一些政府与沃尔克之间的摩擦，但不知道已经达到了这种地